蜀山劍俠傳/2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六回　謝罪登門 女神嬰正言規蠻祖　隱身探敵 小癩姑妙法戲妖徒

下一回▶

上官紅從此便以那片野草爲糧。先還恐怕那是怪鳥巢穴，時刻留心，匆匆喫完，便找地方躲藏。嗣漸覺出山靈水秀，靈藥異果滿處都是。祇是空山寂寂，並無人迹，祇有鹿兔等小獸棲息遊行，也無甚猛獸、蛇蟒、毒蟲等害人之物。尤妙是環山四外俱是天險，與世相隔，不畏仇人追來。過去受慣荼毒，忽然自在遊行，無拘無束，如出水火而登衽席。她本是一個具有慧根仙骨的少女，靈府澄明，毫無污染。又以多服仙草，智慧日增，不但不感到孤寂，反而心中慶幸，自願長此終老，毫無出山思家之想。祇是逃時匆促，除一柄準備事急自殺的小刀外，僅有兩件單夾衣褲。後被大鳥抓去，死後回生，衣包也在身旁不遠地上放着，不曾失落。那山正是依還嶺，洞天福地，四時皆春，不愁寒冷。但是她衣服件數太少，年紀又小，初到時不知十分珍惜，又愛潔淨，日在洞穴中藉草枕石而眠，稍有污穢，便去換洗，這樣自然不能耐久。等想到將來衣服無從尋覓，不免赤身之羞，衣服也多破碎，着了好幾天急。忽然發現一種異草，細長柔韌，試一編製衣履，全都合用，這纔放心。因無師承，先也不曾想到修道一層，日常無事，除偶織衣履外，便是滿山遊玩。好在黃精、首烏、茯苓、松子，以及各種果實，時有發現，到處可以求食。藏處又多，遊玩倦了，便就當地覓一宿處棲身。始而東食西宿，並無一定住處，全山數百里皆被遊遍。

這日機緣遇合，忽然發現一條幽谷，中有一洞，恰值陰雨。每次出遊，本帶得有自織的

草褥，原擬入洞避雨。進去一看，此洞與別處不同，外觀宏敞，內裏卻極曲折。偶發現暗處有光，閒中好奇，過去查看。那光老是在前面明滅閃動，看似祇隔五七丈，老走不到。一時不曾想到後退之路，越走越遠，地勢也越往下傾斜。等到發覺，想要退出，路已走迷。連在洞中尋覓了一日夜，也未尋到出路。古洞冥冥，不知晝夜，雖仗氣健神旺，能耐飢渴，目力又佳，視暗如明，到底膽小憂懼。加以亮光早已不見，石壁前橫，再進無路，似已到了盡頭。可是退路歧徑彎環，一任左繞右轉，費了若干心力，想盡方法走了一陣，依然回到石壁之下。

上官紅日服仙草靈藥，久而成嗜，平日也沒等餓，見了便隨意取食。因從未斷過喫的，還不知道此時已能耐上連日飢渴，更不知誤入禁地，祇以爲永困洞中，久必餓死。情急無計，便向壁跪倒，叩求神佛哀憐。哭告了些時，重又惶惶起立，退出尋路。先還想，此路曾經退走過幾次，除卻神佛鑒憐，十九絕望，仍要退回。哪知走不幾步，忽又發現前面亮光，那路也似從未經過。自覺絕處有了一線生機，精神一振，忙即往前趕去，不遠便到。一看那光，乃自一扇石門裏透出。隔門縫一看，裏面乃是一間極整潔的石室，當中一個石榻，旁有石几，還有爐竈等用具，似是有人在內居住。石几之上，左邊放有一塊寸許方圓的晶鏡，寒光耀眼，照得滿室光明，宛如白日。先見光亮，便由於此。右首有一玉牌，也是光華四射。牌下壓有一圓物，看不甚真，當中放着薄薄一本書。暗忖：「這裏荒山古洞，怎會有人居住？不是仙神，便是鬼怪。」

上官紅方在驚疑，不敢進去，忽聽耳邊有人呼着自己姓名，小語道：「你誤入我禁制之內，乃我有意顯靈，引你來此，假手於你，禁閉這條出路，以防洞中邪魔氣候將成，不等除他之人到來，便自由此遁出。你根骨緣福頗厚，如非夙緣，也無此事。不過你將來雖有仙緣遇合，此時苦難尚還未滿，並且來日有大難，如非我接引來此，不久便不免於受害了。室中無人，祇要謹記我言，臨機不要膽小慌亂，不但妖孽決難爲害，也許現在便要得我許多好處。室中有一冊道書，一面晶鏡。你進去時，先把晶鏡拿起，往榻中心一照，榻上便現出一塊與几上同樣的玉符。晶鏡賜你，以備後用，玉符卻不能拿走。你取到手以後，几上那本道書也一併賜你。此書神妙，不到你拜師之後，也難解悟。祇末兩張畫有符籙：一符可以飛遁隱形，一符則祇要你所居之處有林木相依，人便不能害你。俱都無庸傳授，祇在每日子、午二時，面向東方，呼氣默記此符筆畫，凝神定慮，一口氣將它畫完。一連四十九日練過，隨意運用，立有奇效。你連晶鏡一齊藏向懷中，再把所取玉符合到几上玉符上面，原放晶鏡之處，便有六色六道彩影現出。你祇要把它當做寶物看待，心中存念，用手把白條抓起，橫架在紅條之上，你立時便出洞去了。」

上官紅福至心靈，聞言知道神仙果然感召，賜寶授書。驚喜交集，出於望外，連忙跪謝，依言入室行事。無奈年幼，不知輕重利害，一聽道書末兩頁符籙可以隱身防害，祇練四十九日便可學會，一切俱未做錯，祇取書到手時，心中好奇，不及帶出洞外，便即翻閱。這時寶鏡已先藏向懷中，她便左手持着玉符，右手翻書。見那符籙乃古篆奇書，宛如繩結。正在細查筆路畫法，一時疏忽，左手玉符與几上玉符碰了一下，立見光華連閃幾閃，右側放鏡之處現出條紋圖影。如若就勢將符合上也好，偏又事出不意，惟恐誤事，心神慌亂，忘了合符。竟先下手一抓白條紋，覺那圖中虛影隨手而起，便往紅條紋上放去。哪知几上玉符之下，乃是妖孽元神，這一觸動，立即發難。上官紅百忙中瞥見一團黑氣由几上玉符下冒起，中裹一隻玉也似白的怪手，往几上撈來。纔想起玉符未合，生了變故，大喫一驚。同時右手所抓白影，已架放在紅條影之上，風雷之聲，立即爆發，同時那本道書也被怪手撈到。驚悸惶急之下，忙回右手奪書，左手拿起玉符，朝怪手打去。剛剛打中，猛覺左手一震，玉符忽然震脫了手，右手一緊，哧的一聲，書被怪手撕脫，奪了多半本去。同時雷聲隆隆，天旋地轉。滿室中金光萬道，耀目難睜。身便似被甚東西托起，離了原地。驚悸亡魂，眼花繚亂之中，方瞥見室中有一極妖豔的少婦影子，在金光中一閃。緊跟着眼前一暗一明，人已落地。

定睛仔細一看，連山谷帶那洞府石室，俱都不見影迹。人在一片危崖底下，草褥遺失洞內，手中卻添了兩頁殘書。上官紅知已遇仙無疑。忙摸寶鏡，也在懷中，不曾失去。用以照物，無論多遠都能照見，鉅細不遺。由此方起求仙之想。便照仙書靈符，勤習了四十九日。果如仙人所言，用時祇要心一默想首頁之符，立可隱形飛馳，瞬息百里。獨處空山，無有敵人，次頁靈符雖無從試驗它的威力，但一施展，身外光華連閃，立起風雷之聲，料知必有靈效。可惜全書被洞中怪手奪去，僅搶到末兩頁，好生悔惜。每日望空祝告，盼望師父到來，仙緣遇合。一晃年餘，她又連服了幾次不知名的靈草。中有一種形如靈芝，紫色九葉，上結翠實。是無意中發現，因聞清香沁脾，將它採來服了。一連醉臥九日，周身骨痛筋痠，委頓難行，方知誤服毒果。哪知醒來愈發身輕，能蹈虛而行，捷如飛鳥。日常無事，又勤練二符不止，並學打坐。雖無師承，但是靈根慧質，早已脫骨換胎，靈府空明，久而自悟，漸能御空飛行。數月之後，兩膀忽生綠毛，先頗害怕。後來越生越多，全身都是，因不爲害，飛行起來反倒加快，也就聽之。

這日正在山頭盼望，忽覺心跳。回頭一看，由空中飛落下一道碧光，現出一個醜怪道人，自稱妙化真人漆章，與此山女仙相識。看出上官紅資質頗好，要收她爲徒弟，傳授道法。少女無知，誤以爲是神仙師父，好不欣喜，立即應諾。道人便問她，此山可有合用的洞府。這時上官紅已早照洞中仙人依木而居之言，移居山北森林之內，並用掘地得來的刀

劍，擇一老楠木古樹身上，挖了一個大洞居住。本想說出，因見漆章一雙怪眼直泛兇光，不住打量自己，未遇之前，又覺心驚目跳，話要出口，忽然靈機一動，若有凶兆。心想：「仙人怎是這等惡相？既與本山仙女爲友，如何不知地理？」當時生了點疑心，便不往山北，領往山南谷洞之內。妖人見了，說太明顯，恐有俗人來擾清修。又換了幾處好巖洞，俱是一樣說辭，並且嗔怪，面現獰容。上官紅膽子本小，愈發害怕。嗣悟出他要僻靜所在，忽想起山南谷洞，崖頂有一石穴出口太窄，內卻寬大，姑且領往一試。果然合了妖人心意，方現笑容。忽又暴怒，怪上官紅何不早說，並說：「以後從師，令出必行；少有違忤，便即殺死。」上官紅見狀大驚，越發畏懼，滿腔熱望，不由消去了一半。道人又說：「此洞尚缺酒食用具，須往城市置辦。」令在洞中守候，不許離開，少時歸來，再行拜師大禮。如敢逃走，定加重責。

上官紅自與道人見面起，一味被恐嚇，已生厭惡，當時害怕應諾。等道人去後，心想：「我來此山數年，祇服了些靈草果子，便斷了煙火。他自稱仙人，如何還須酒食用物？那雙怕人的怪眼，又對我那等注視。行時，滿面得意之容，飛起來，一道陰森森的碧光，若帶鬼氣。自己是女子，如何拜男道人爲師？偏洞中仙人祇說拜師，未說師父是男是女。何不求他一求？」念頭一轉，便把寶鏡取出，放在地上，向空跪祝之後，用一石塊卜卦，往上拋起，看石落地向背，以決從違。誰知竟是五祝皆空。方在膽寒，無意中對鏡一看，怪人正自遠方飛來，還同了一個裝束比他還怪的妖道。知將到達，猛生急智，心念靈符，將身隱起，藏在洞側老松之後，暗查他們的言行。如有不測，隱身法仍被看破，便即逃往山北，到了林內，再用第二道靈符防禦。果真仙緣遇合，祇是生來兇相，故意試探心迹，再與說明，拜師不晚。

上官紅身剛藏好，破空之聲已由遠而近。晃眼二妖人落下，帶了許多食物，進洞便聽怒喚毛女。一會兒，相繼走出，一個要滿山搜索，擒到之後，先給她一個下馬威。一個說：「聖姑照例不許男人入洞取寶，難得遇到這類好資質。你又說她相貌極美，祇是靈藥生服太多，不知燒煉，以致長了一身綠毛。喫上些日酒肉煙火，便可脫去，正好受用。此女身輕如葉，前出崖澗，阻她不住。如被你嚇怕脫逃，豈非可惜？我看此事祇好善取。今日定是你上來神情太惡，等你走後，想起害怕，生了悔心避去。照你所說，此女靈慧，向道心切，大可引誘。少時我去以後，她如不來，非但不可尋她，即使她來尋你，還要責以違背師命，擅離洞府，心野不堪教誨，自誤仙緣，已難收錄，堅拒逐出。日後時常現些幻象，引她來看。她一個無知少女，見你並無害她之心，又見許多靈異，自必心生悔恨，尋上門來，自投入網。以後再以甜言相誘，隨便傳她一點法術，定能百依百順，不再違逆。好在相去玉娘子出困之日尚早，至多緩些日子，卻可收服一個到時爲我們出

死力的幫手，平日還可拿她作樂，豈非兩妙？真要看出你有惡意，變了初心，堅不上鉤，那時你修羅神法已然煉成，拘了生魂，強逼從命；否則索性煉她生魂備用，也不爲晚。你總暴躁僨事。好容易訪查出玉娘子這等千年難遇的好事，我師徒三人因仇敵厲害，還特意分在三處煉法，無論如何，終有一成，關係他年成敗太大。依我本心，也因你氣暴心粗，這裏最重要之地，還不想令你來此，是你自告奮勇，方始應允。如何纔到，又故態復萌起來？」

上官紅聽了，纔知後來的是她師父，聽出果存惡意，又恨又怕。總算隱身法未被他們看出，還有救星，好生暗幸。二妖人又談了一陣，後到的那個妖人方始飛去。上官紅哪裏還敢相見，立即遁回山北林內，匿迹隱形，多日未敢走出林外。日夕哀告洞中仙人垂憐，祇求允許自己重入仙洞，甘爲奴僕，免遭毒手。這日正在樹穴內熟眠，忽覺洞中女仙似在耳旁說道：「妖人已尋入林內，此時尚無害你之意，不必怕。可迎出林去，施展二符妙用，先使其知你不是好惹，以殺兇威，日後我常隨時指點，決可無事。」驚醒之後，忙即縱出，往林外走。遠遠望見妖人，本往林內掩來，發覺自己以後，故作從容，反身走出。上官紅已得仙人指示，又恃身離林近，靈符威力要大得多，強壯着膽，祇裝不見，暗中戒備着往橫裏緩步穿出。妖人見她並不畏避，祇作不見，好生不解。始而故意賣弄一些幻象，天神鬼怪紛至沓來。上官紅在山坡上閒眺，祇不理他，也無歆羨畏懼之容。妖人祇得單刀直入，近前笑問：「兩月前如何自誤仙緣，不辭而別？」上官紅表面鎮靜，強作從容，心仍怕他，不敢明斥其好，祇說：「我覺拜了師父，拘束受管，情甘常爲野人終老。」妖人隨以甘言引誘，見她仍是搖頭，不由犯了兇性，又想仍用妖法擒去，強迫順從。哪知纔一施爲，人便隱身遁去。接連尋她數日，皆是如此。末了尋到林內，喫上官紅施展第二靈符妙用，發動木遁禁制，妖人幾乎受傷，狼狽逃去。纔知毛女也會法術，不是易與。但看出伎倆祇此，心終不死。除林內不敢去外，日常遇上，便即行法追逼。

日子一久，妖人終是無可奈何。上官紅也是終日提心吊膽，不勝其煩。最後妖人計無所施，又改了軟法，相約爲友，兩不相犯，以防遁去；一面加緊煉取洞中妖法。上官紅明知心存叵測，祇圖苟安一時，又以空山孤寂，妖人雖是左道，所說的事多是聞所未聞，有的聽出並非虛語，覺着有趣，也就應允。漸漸熟識，常在一處，遙對閒談解悶，一晃又是數日。這日上官紅看見妖師到來。知道自己的隱身法，祇要時常存想靈符，對方決看不出。又知妖師一來，對己必有詭謀，便隱形趕往妖洞窺探。一見洞中鬼影憧憧，陰風黑氣，未敢深入。藏在洞口一偷聽，聽出妖師與妖徒漆章說起不肯順從之事，已決計再隔十餘日，妖法煉成，便攝生魂祭鍊，以供日後驅役。上官紅身未走近法臺，已覺心

搖神悸，聞言知道厲害，不敢久停，忙即遁回林內。一會兒，妖師走去，妖人又來林外將她喚出，頓改常態，善勸惡說，利誘脅迫。見上官紅仍不爲動，大怒而去。行時限以十五日內，如不順從，便無倖免，令其三思。上官紅等他走後，料定時迫勢急，重又望空哭禱，也未見有仙人指點。眼看日限將近，這日夢中見一年幼女尼，說是前往洞中之主，告以真師父日內將到，難期即滿，並告以乃師相貌等情。醒來，妖人又在林外厲聲警告，再有三日，如不順從，休想活命。

上官紅近日對妖人畏如蛇蝎，也未出見。耳聽妖人忿忿而去，還不知妖法已成。因恐錯過仙緣，算計妖人正在洞中煉法，便出眺望，頭一日失望而歸，次日又去前山候望，忽聽破空之聲，飛來幾道光華，跟着降下三男三女。忙即隱身窺看，內中一個瘦小形如童嬰的醜女，正與仙人所說的師父相似，心頗驚喜。祇因前番上當，又見衆中除英瓊一人外，均與想象中的神仙不類，袁星、癩姑、米黿等三人，生得尤爲醜怪，袁星更似一個怪物，預存戒心，不敢冒失。心想：「看準來人行迹，是否與妖人一黨，再作計較。」後見衆人尋覓洞府，又去幻波池觀看奇景。上官紅本當那是一片刺人的毒草，不知下面有池，漸覺出今日來人行徑與妖人大不相同，法力也高強得多。驚弓之鳥，終是不敢上前，一直尾隨在後。心神一分，時現原身，致被神鵰看出。神鵰原先飛得太高，仰望空中，祇一小白影，在日影下飛舞，不曾看出。嗣見衆人去往靜瓊谷，崖上便是妖人洞穴，又生了一點疑心，隨往窺探，被神鵰喚出袁、米、劉、易、李等五人一追，越發害怕。易、李二人遁光神速，已然追上，因上官紅收鏡稍快，故未發覺，恰好擦身越過。這一貼近，越覺易靜與仙人之言一般無二。見已入林尋找，也未施展法術相抗，意欲去往日常採茯苓的崖後僻處，仔細盤算一回，再定主意。不料妖人恐她與易、李諸人相見，泄了機密，欲先警告，不令說出所居之地，以便夜晚下手暗算。上官紅正不願現身上前去見妖人，想另換地方時，癩姑已將妖人擒到。這一來，越發分清邪正，決計求見拜師。一路掩到了洞前，忽又膽小害怕，正用石塊卜卦，恰值袁星聞得鵰鳴走出，以好言相告。上官紅心想：「反正命中已註定吉凶。」這纔壯着膽走了進去。

易靜等問知就裏，料那洞中女尼必是聖姑無疑。師父本許物色門人，此女又好資質，立即應諾。誅了妖人，同回洞內。算計妖師日內必來，仍命神鵰每日空中守望。住居已定，次日起便傳了上官紅初步功夫。照妙一真人仙書，一同閉洞習練。妖師始終也未見來。一晃四十九日過去，功行完滿。見上官紅甚是靈慧敏悟，一點即透，異常精進，易靜等三人俱極喜愛。便傳以道法和伐毛功夫。又從開府所得的法寶。飛劍中各取了一件，分別傳授，賜作防身之用。上官紅自是大喜，越發奮勉。易、李、癩姑三人，因離百日之期還早，特意爲她又留了二十餘日，直到日期還剩三天，方始起身。行時，米、劉二人

自告奮勇，意欲同往。易靜本有允意，癩姑道：「不可。師父仙書柬帖上雖未禁帶門人，並有便宜行事之言，但是那日通行火宅玄關出來，隨衆奉命時節，師父曾說去時不必人多，祇由易師姊和李師妹二人前往。連周輕雲師妹上次和紅髮老怪結怨，本來在場的人，都沒命去。我也祇在仙柬上提到，令在暗中接應，還囑小心，不可大意。米、劉二徒如何去得？」易靜道：「你休小看他二人，論道行根骨，比我們相差遠甚，如以旁門法術而論，着實比尋常妖孽強得多呢。開府以後，又得了本門心法和掌教師尊所賜法寶。他們舊有法寶、飛劍，這次又經我三人按照仙書傳授，重新祭鍊，威力大增。我在暗中查看，他二人和袁星俱極知自愛，短短四十九日工夫，修爲大是精進。我們不過令其隨侍着你，一同接應，又非隨往山寨。我料紅髮門下那些孽徒，未必便都是他對手，怎去不得？如非捨不得丟下這靜瓊谷，又恐妖人來犯，上官紅法力有限，恐有疏失，真想連鵰猿也都帶去，好教紅髮師徒知道，連我峨眉的末代徒孫，一禽一獸，都不好惹呢。」

癩姑見易靜頗有驕敵之念，又想起仙柬詞意，料知此行不免挫折。暗忖：「紅髮老祖收徒雖濫，功力高下不齊，但聞其中如雷抓子之類，頗爲能手。米、劉二人如何去得？」知易靜人雖極好，但過於剛直，天性頗傲，又是師姊，不便明強。故意笑道：「去自然是去得，我不過是想前誅妖人漆章，妖師早晚必來尋仇。袁星近來功力雖然大進，卻不會甚法術；令高足也從未經過大敵。萬一有失，我們仙府還未建成，先受挫折，已是丟人，而這裏又與幻波池鄰近，豔屍氣候將成，不久便有外來妖人與之勾結，發現我們有人在此，豈肯置之不問？來人既與妖屍同黨，敢入聖姑禁地，厲害可知。憑着鵰、猿與上官紅，如何能是對手？如今米、劉二徒相助留守，祇要謹守洞內，不輕出敵，有我和師姊這兩重禁制，決可無害。日常還可隱形，探查池中動靜，有無妖人前來。於我們事完回山，誅戮妖孽，開建仙府之計，大有益處。此事實比隨往南疆重要得多。再者，此去南疆與敵人相較，衆寡懸殊，全仗機智和應變神速。我如一人接應，便可任意行動，惑亂敵人心意，冒險深入。便敗，也不至於被擒傷亡，全無顧慮。與他二人一起，轉受拘束。依我愚見，還是令其留守比較得策呢。」

易靜近查米、劉二人向道心誠，十分恭謹，而二人根骨緣福，俱不如袁星、上官紅遠甚，有意成全，想帶了同去，使其多建功勞，日後也好代向掌教師長求恩；加上二人又懇切求說，其意甚誠，並非固執非此不可。聞言，又想起那日初來，在幻波池上，望見下面洞門正往裏關，彷彿由開而合，至今回憶，憑自己目力，不應有眼花之事。行前數日，也曾加意查看全山，並無異兆。屢問上官紅，除所殺妖人漆章一人外，有無別的人來過？幻波池左右上下有無動靜？妖人居山這久，可曾去往池邊逗留窺伺？均答無有。但心終生疑，偏是師命不到日期，不可去往池底，不便違命，祇得罷了。焉知自己走後不發生

變故？袁星飛劍雖比米、劉二人神妙，法術、法寶和經歷識見，卻差得多。上官紅更是不濟。覺着癩姑之言有理。笑答：「師妹所慮，甚是有理。我不過料定紅髮老怪已受孽徒和別的妖邪蠱惑，此去非起爭鬥不可，我們雖不怕他人多勢衆，到底多兩個得力弟子同往好些。師妹這一提起，自然還是留守本山重要。」便令米、劉二人無須隨往。

易靜當即和癩姑二人各顯神通，將靜瓊谷由谷口起加了三層禁制，並把洞府隱去，使外人到來，休想擅入一步。命神鵰隨時隱身高空；袁星借用上官紅所得晶鏡，在崖頂上隨時往四外觀察。又令米、劉二人每日輪流隱去身形，去往幻波池左近，留意觀察，如有妖人下落，見機行事。稍覺不敵，祇查看來人動作，是否得入池底洞府，不可妄動，並分人速赴南疆告急。萬一無知，對敵挫敗，速即隱身，遁回谷洞，合力防守。聖姑傳給上官紅的兩道神符，除神鵰祇將頭道隱身靈符學去，米、劉、袁三人俱都精習，可以隨意運用。又經易靜看出靈符妙用，加以指點，比起上官紅以前所習，增加了好些靈效。尤其第二道靈符，乃是先天乙木禁制，上官紅起初照本默唸，必須擇有林木之處，始能運用。自經指點傳授以後，隨時隨地均可發動乙木神雷威力。稍差一點的妖人到來，休說米、劉、袁三人身有法寶、飛劍，久經大敵，便上官紅一人，也能抵禦。易、李、癩姑三人，原因初承大命，遇事謹慎，防微杜漸，計慮格外周詳。部署完竣之後，俱覺這樣戒備決可無事，放心大膽同往南疆飛去。

那紅髮老祖所居洞府，原有兩處：一是爛桃山對面一座名叫突翠峰的。峰頂上面，昔年楊瑾前生淩雪鴻初成道時，在對山泥沼中爲五雲桃花瘴之毒所困，如非紅髮老祖慨贈千年蘘荷，幾遭不測，便是此處。一是紅木嶺天狗崖，乃紅髮老祖聚徒傳道、煉法煉丹之所。洞在嶺半危崖之上，地方甚大，前有二三百里石坪，坪上峰巒紛列，都是拔地突起，形勢奇詭，姿態飛舞，各具物相，無不生動，宛然如活。上次易靜、周輕雲、李英瓊追殺金線神姥蒲妙妙，路遇雷抓子等十二蠻徒，誤會失和，三人勝後窮追，誤入南疆，與紅髮老祖對敵結仇，便是天狗坪最前面衆蠻徒佈陣之地。那地方背臨天狗崖，千尋碧嶂，左右各有兩道河川，中間是三百里長、二百里寬一片廣大石坪。紅髮老祖爲防妖屍谷辰暗算，終年設有極厲害的陣法。坪上棋佈星羅的大小奇峰怪石，均經法術祭鍊，與陣法相應，表裏爲用，變化莫測。更有妙相巒，天生屏障，橫亘坪前，將葫蘆谷入口門戶閉住；端的防備緊嚴，敵人休想擅越雷池一步。上次易、李二人僅到坪前多雲嶂，與紅髮老祖相遇，如非見機，便幾乎失陷在內，其厲害可想而知。三人去時，得有妙一真人仙示，敵人全山形勢虛實，均所深悉，一切胸有成竹，按照預定方略行事。離了依還嶺，便直往天狗坪。易靜、英瓊等三人遁光，均峨眉門下高手，新得師傳，越發神速。飛行不久，便入南疆。祇見沿途山勢險惡，峰嶺雜沓，叢莽荊棒，漫山蔽野；毒蛇猛獸，成

羣往來；蠻煙瘴霧，騰涌於污泥沼澤大壑平野之間，都是亙古不消的兩間淫毒之氣。遠望宛如一堆堆的繁霞，自地浮起，映着銜山斜陽，幻映出一層層的麗彩，人獸觸之，無不立斃。那有瘴霧的左近千百里，連個生蠻、野人、禽獸都無，卻盤踞着無數毒蟲怪蛇，十九大如車輪，身長十丈，口噴毒煙彩霧，兇睛閃視，光射丈許，各自追逐，出沒於沼澤叢菁之中，互相殘殺，宛然又一人世間。英瓊道：「二位師姊，你看這些兇惡毒物，如令生息繁育，不知要害多少生靈。我們回來時，合力將它們除去了吧。」易靜笑道：「瓊妹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類毒蟲怪蛇，並非本有種類，多由地底溼毒之氣種育化生，十九生具特性，生育本就不繁。加以生性異常兇殘，始而吞併異族，終至殘殺同類。有的並還達到了一定時限，或經過一次配合，便須死去。所以多少年來，盡管奇形怪狀，時有出生，但它們祇能在這瘴霧陰溼之區互相殘害，永無休止。看似兇毒，至多一二十年生命，不等它們成氣候，便自死亡，決難出山爲害生靈。如要除去，不特誅不勝誅，並且這類毒物全是互相生克，有一物，必有一制。稍有不慎，得此失彼，去了一種剋星，反易蓄育長大，無形中倒助它肆其兇毒，轉不如聽其自生自滅，省事省心，免成大害。否則，由古迄今萬千年來，似這類極惡窮兇，而又各有靈性，極易長成的兇毒之物，如若聽其繁衍不死，世上早無噍類了。固然精怪中偶然也有異種，到底是極少數，並且都是剛剛通靈變化，便伏天誅。能成大氣候的，真是萬中選一，並還要自身先種善因，能夠去惡向善，勤於修爲。就這樣，天劫仍難避免，必須兵解轉世，重投人身，一靈不昧，再去修煉，始能成就仙業。你當是容易的麼？所以一世人生萬劫難，無論聖賢仙佛，俱是由人修成。而人偏不知自愛，情甘醉生夢死，虛生一世，甚或一意孤行，無惡不作。等到惡貫滿盈，生膺顯報，死伏冥誅，墮入畜生道中，受那無量苦難，就悔之無及了。」

癩姑接口笑道：「易師姊祇顧發議論，你看前面是甚麼所在？這裏你和瓊妹以前來過，我卻初次，莫不快到了吧？」英瓊聞言，朝前一看，下面山勢逐漸展開，適見毒嵐瘴霧已然無迹。祇見碧嶂天開，清泉地涌，遙峰滿黛，近嶺索青，一路水色天光，交相輝映，到處茂林嘉卉，燦若雲錦。祇極遠天邊，有一高嶺橫亘，上接雲霄，似是以前到過。足下這些美景，記得均非舊遊之地，而師父所示途向，並未走錯。覺着奇怪，便問道：「易師姊，這地方我們上次來過麼？怎地如此眼生？」易靜忽然想起前事，笑道：「瓊妹，你忘了上次我們原由崇明島追起，走的並不是那條道路，歸途也許經此。但是由李伯父施展佛法飛遁，瞬息千里，飛行忒快。那日下面盡被雲遮，又當事急之際，心情不安，哪有心情留意下面景物。你看最前面那座高山，不是來過的麼？」癩姑一聽，相隔對方洞府還遠，暗忖：「這一帶景物精緻，山水靈秀，所有靈木花草，俱都欣欣向榮，一點不帶野氣。祇是修道之士經此，決不放過，也許現在便是仙靈窟宅。歸途如若無事，何不順便尋訪一回？」當時便留了心，也未和易、李二人明言。三人凌空疾駛，一路談說，

前面高山，不覺飛近。

易靜知道，繞着前山東面過去，便入對方陣地。在空中略一端詳地勢，把手一招，一同降落下去。悄對癩姑道：「再往前飛行不足二百里，繞山而過，便是天狗坪，即爲紅髮老祖修羅化血陣地。因山太高，他那邪法也頗神妙，不是身臨切近，運用目力，細加觀察，絕看不出。照師父所說，他師徒已將我和周、李二師妹恨同切骨，我二人必要費上好些脣舌心力，始能見到老怪。話不投機，雙方破臉，原在意中。師父本意，是看白、朱二老情面，姑盡人力，能夠忍辱，曲爲保全，免起爭端最好，非不得已，不令我們動手。老怪祇是平日偏心護短，縱容徒弟，自身並不做甚惡事。萬一他被我們說服，心生悔悟，和我們消去前仇，言歸於好，不特勉體掌教師尊與白、朱二老成全他的好意，並還使在劫諸同門免受一場苦難，豈非兩全其美？還有他那門下妖徒，幾乎無一善類，事前如被看出我們行迹，定生枝節。故此我把遁光按落，隱身低飛，繞山而過，入了禁地，然後突然現形求見，令其通報。一則，先聲奪人，免被輕視；二則，少卻好些口舌。老怪師徒志在屈辱我們，見他以前，雖有些時耽延，尚不至於被他困住。不到子夜，人還未出，師妹無須深入重地，祇在山這面尋一藏伏之地，遙爲應援便了。」癩姑見她忽然改了預計，知是刻意求功，打算拼受屈辱，使雙方釋嫌修好，免得引起爭鬥，互有傷亡。用意雖是，但這類忍辱的事，自己還可將就。易靜性情剛直，口又不肯讓人，談鋒犀利；況又加上一個李英瓊和她差不多，也是百折不屈的天性。對方蓄怒已深，雙方各有定數，憑這兩位如何能夠挽回？到了忍無可忍之際，必定和對方拼命無疑。師命原令自己便宜行事，想到就做，權且口頭應諾，剩這半日空閒，先去訪查此山有無仙人隱居清修，到時仍按來時所擬之策行事，也是一樣。當即應諾。

易靜隨令英瓊把防身法寶準備停當，以防萬一，可以立即取用。然後同隱身形，貼地低飛，繞山而過，往天狗坪飛去。剛一繞出山前，便見上次追趕衆妖徒所見的葫蘆形大山谷，現出在前。祇是谷中靜蕩蕩地不見一人，由此可知紅髮師徒還不知道有人登門。此時紅髮老祖在洞府中打坐未出，衆妖徒俱在妙相巒崖壁之後練習陣法以及坪上諸般禁制。易靜手拉英瓊，示意隱祕，輕悄悄一直走到危壁之下，不禁喫了一驚。原來天狗坪前面，妙相巒危壁正當葫蘆谷入口盡頭之處，參天排雲，高峻已極，頂上面設有極厲害的禁網神兜。既是登門負荊而來，其勢不能一上來便破人法寶。由頂上凌空飛渡，那裏又是葫蘆底部，四外無路可以通行。祇崖中腰有一大洞，昔日紅髮老祖便在洞中現身。估量兩頭穿通，宛如門戶，過去便是去紅木嶺洞府的三百里天狗坪陣地。無如此時兩扇長達十丈的高大洞門，緊緊關閉，毫無動靜，也無人在門前侍衛防守。想了想，除去現身叩關直入，別無善策。沒奈何，祇得叮囑英瓊，一切全看自己的眼色行事，不可妄自言動。

於是撤去隱身法，現出二人。正要出聲呼喚，忽聽兩聲怪叫，左右兩旁崖上，忽有兩道紅色煙光飛來，落到崖上，現出兩個身材高大，身着紅綾偏氅，右臂裸露，腰圍豹裙，赤足束環，手持火焰長矛的野人，見面便用漢語喝問：「哪裏來的大膽女娃子？竟敢到妙相巒玉門前鬼頭鬼腦，偷看張望。快說實話！」

易靜何等靈敏，對方纔一發聲，便自回顧，見二人來處乃是兩邊危崖上的洞穴，穴中還有山女探頭張望。再看二人與上次追趕蒲妙妙所遇十二妖徒裝束相似，祇頭上多了兩根鳥羽。祇在飛下時身有煙光簇擁，並無甚別的異處。神情盡管獰惡，卻不帶甚妖邪之氣，料是紅髮老祖門下末代徒弟侍從之類。二人奉命門前輪值守望，本是蠻教中的一種排場。二人行輩既低，又無甚高法力，日常無事，便多翫忽，以爲教祖威震南疆，神通廣大，決無一人敢來侵犯。日常無事，乘着教祖洞中煉法，所有徒衆俱在隨侍，各有職司，無人稽考，反正關門緊閉，禁制神奇，連去外面各誘攝了心愛山女，分向兩崖洞穴之中調笑淫樂。適纔因見兩崖壁立，雖有幾處洞穴，大都淺陋，荊棘藤蔓叢生其間，甚是污穢，又不見有妖氣邪氣隱伏，斷定無人藏伏其內。二人擅離職守，雖然相隔甚近，如有人來叩門，舉足及至。到底作賊心虛，防人眼目，藏得頗祕，因此忽略過去。此來本是委曲求全，自不便與之計較，這類邊民也不值一擊，便含笑道：「守門人不必多疑，我二人因有要事，前來拜見你們祖師紅髮老祖，不料此門業已關閉，不知守門有人，意欲叩門求見，怎說我們鬼祟窺探呢？」二人見易、李二人年幼，聞言哈哈笑道：「憑你兩個小女娃子，也敢見我師祖？你們不過比那些漢城裏的女娃子會爬點山路罷了。這樣就想進去，莫說我這一關不能平白放你們通過，就我把門開了，放你們走進，那由妙相巒到紅木嶺師祖住的神宮，中間還隔有三百多里天狗坪，師祖和各位師父到處設有神兵惡鬼，水火風雷，中有幾處地方，更比妙相巒還難翻過，紅木嶺更高更險，你們兩個細皮嫩肉的小女娃子，就憑走路，豈能走得過去？你們又不會甚麼法術，豈非做夢？要不是近五十年來師祖不許我們無故傷人，要在前些年，你兩個今天誤走到谷裏來，連骨頭都保不住了。乖乖回去，免得送死。」

易靜一聽，門由二人關閉，大出意料。忽然觸動靈機，笑答道：「這個你不必擔心，我們和令師祖實是相識。今番以禮求見，自不便破門直入。你祇要肯將門開放，無論天狗坪有多兇險，自能過去。你如無此權力，便請通報一聲。如若有心作難，我二人自會叩門求見。等到見面，必將你們放棄職司，有門不守，各在山前攝來婦女，藏在一旁胡鬧，有客登門故意刁難，不爲通報之事，一一說出，那卻莫怪。」紅髮規令原嚴，祇因性喜護徒，上行下效，一干門人也都各護自己徒弟，相習成風，鬧得這些徒孫之輩，各仗師父袒護，師伯叔輩情面關照，徒孫們有了過錯，互不舉發，膽子越來越大，時常背了教

祖做些不法之事。紅髮老祖近日欲向峨眉門人報仇，一面又防妖屍谷辰乘隙來犯，每日兩次加緊煉法煉寶，已有多日未來神宮，所以二人纔敢在外攝來山女作樂。但是教祖對外雖喜袒護徒衆，可一旦徒子徒孫真要故意違反規令，被他發覺，那嚴刑酷罰，一樣也是不會寬容。

起初易、李二人隱身入谷，直到崖上，方始現身。二人祇能照着師傳如法施爲，開閉關門，別的無甚法力，沒看出易、李二人難惹，本想嚇退回去了事。及聽末次答話，竟被易靜說中隱病，不由又急又怒，心仍不信來人真有神通，山人心實，便怒答道：「這門另有師祖所傳神符，由我二人開關。本定如有外人到來，不是仇敵，便放他進去。到了天狗坪，自有人出現，問明來意，進宮報信，師祖許了，再領進去。要是不許，來人除非自退，還可活着退出；硬要走進，沿途埋伏一齊發動，十有九死，休想活着出來。來人若是仇敵，我們守門的纔打神牌報信，那時從師祖到五輩徒子徒孫全都知曉，師祖立帶徒弟出來對敵。我們守門人管的就祇這件事。來的要不是仇敵，再多放些人進去，也沒我們的事，有甚相干？不過你們要和前些年來人一樣，妄想師祖收錄做徒弟，進去觸動埋伏，送了性命，我們事前不攔，卻要受罪。又沒見你們怎麼上來的，單會爬山，卻是無用。到了天狗坪，不等見到人，準先送命，因此不肯開門放進。你們如顯點神通，把我二人制住，叫我們心服口服，便放你們進去了。要不是看你兩個這點年輕的女娃子，早就趕出谷外去了。師父常說，近年各派中收了許多小徒弟，峨眉派更多。人不可貌相，遇上來人，務要查明，不許隨便動手。你們又說認得師祖，這纔忍着氣忿，和你們好說。你們要祇說大話，我豁出挨頓好打，也把你們刺個透心穿，做了鬼，卻不要尋我。」易靜笑道：「這個容易試，我也不便在此傷人，你們有甚法力，祇管施爲。或用你二人手中長矛，一齊刺來，看是如何，自然就信服了。」二人聞言，半信半疑。又問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你那同伴呢？」易靜指着英瓊道：「她比我法術還高，又不似我心軟，如換她來試，你們就真活不成了。」

二人見易、李二人神情始終藐視，自是有氣。口喝一聲：「看好！」各自端矛，當胸刺來。易靜見手勢頗緩，知二人心尚不惡，微笑答道：「祇管用力，無須顧慮。」話未說完，二人手中長矛已直刺過來，眼看就要透穿，猛覺手中一震，好似撞在堅鋼之上，雖然用力不猛，也震了個虎口生疼，幾乎脫手。二人原見識過一點法術，心疑幻術，仍是不服。二人持矛又刺，等快刺中，覺有潛力阻隔，便不再進。一面忙收轉矛，一面口誦法咒，矛尖上立有兩團火焰射出。被易靜一手一把握住。二人見狀大驚，忙即回奪，竟如生了根一般，用盡氣力，休想移動分毫。不由惱羞成怒，使出惟一看家本領，手揚處，各發出大片紅光火焰，朝易、李二人迎頭罩下。易靜祇把手微揚，便有一道光華飛起，

將紅光火焰緊緊包沒。二人見所煉飛刀也和長矛一樣，再收不回，急得連喊：「快些放手，我們服你就是。」易靜隨將手一鬆，招回劍光，笑問：「如何？」二人終是心粗，也不問二女來歷，祇笑答道：「你們果有這麼大神通，先說和我師祖相識的話，想也決不會假。放你二人進去容易，祇是見了我師祖，卻不能告我二人在守門時玩婆娘呢。」易靜一心想二人開門放進，以便仍照預計行事，穿過天狗坪禁地，到了紅木嶺神宮之前，再和英瓊一同現身，以便先聲奪人，並可免卻途中許多屈辱周折。聞言，即應諾道：「我來是客，祇要你二人能容我們進去，自無話說。」

二人放了心，隨請二人閃開正面。那個和易靜說話的山人，便伸手向前，取出一面上繪白骨的小幡來，朝着關門急畫了十幾下，再將幡一指，那兩扇宛如天生、一片渾成的高大石門，忽然紅光亂閃，彩煙四射，徐徐向外自行開放。這時，二人纔想起，未問二女姓名來歷。方欲問詢，易靜本防二人要問，等門一開，不俟發話，朝英瓊一使眼色，早雙雙飛身縱入。門在妙相巒之中，兩面相通，其長七八十丈，內裏頗似一座洞府，中有不少石室，並有人在內入定。易靜不知洞中蠻徒行輩法力深淺，進門忙打手勢，同將身形隱去。二人在洞外望見二女遁光強烈神奇，驚虹電掣，一瞥即隱，以爲人已飛遠深入。自信來人未懷敵意，同時所歡山女不忍久候，又各在兩崖洞穴中暱聲相喚，色情一動，哪還有甚心思再顧別的，匆匆行法，再將洞門封禁，各往原崖飛去。不提。

這裏易靜同了英瓊穿洞而過，等走出洞去一看，境界倏地一變。祇見前面盡是一片極平坦的石地，寸草不生。祇左近有七八座大小石峰平地拔起，疏落孤立，最高的不過二三十丈，大隻數畝，小的不過丈許，粗僅二三抱，宛如石筍矗立，俱都峻峭靈秀，姿態生動，似欲飛舞。除這幾座石峰，再望前面遠處，如曉行遇霧一般，也看不出有甚山嶺，祇是一片溟濛，望不到底。二人雖都慧目法眼，但因各人功候相差，所見境象也是大同小異，石峰數目也有多有少。易靜首先覺出有異，再與英瓊各運慧目定睛查看，互相低聲一問，英瓊祇看出八座石峰，易靜所見不但比英瓊多了五峰，並還看出前面霧影中有大小數十座峰頭隱現。祇是用盡目力，僅辨依稀，稍一疏神，便即失蹤。再一諦視，遠近多少之間，前後所見也有出入。情知厲害，忙拉英瓊立定，仔細觀察。審定了門戶方位，估量可以冒險越過，然後悄囑英瓊，令其緊隨自己，一同隱身潛行。如有警兆，或是誤觸禁制，有了阻滯，不聽發話，任是甚麼現象，不可妄自出手。英瓊早知此行不是容易，自然點頭應諾。

易靜暗忖：「這一路大小石峰，何止百數，今僅看出面前十幾座。分明由此起直達紅木嶺紅髮老祖神宮洞府，全在陣地包圍以內。此陣又專爲妖屍谷辰而設，一路埋伏，雖然

不知多少，盡管師傳隱形之法神妙，不患敵人發覺，到底絲毫大意不得。稍一疏忽，難免失機，求榮反辱。」於是便就自己所知陣勢方位，各種禁制生克，試探着緩緩前行。進約里許，便有一座較爲高大的石峰阻路。易靜自小學道，兩世修爲，備得乃師一真大師真傳，又有易周、楊姑婆二老隨時指點，本來各異派中陣法多半知悉；這次更得妙一真人傳授仙法，預示先機；故入陣以前，便把門戶方位認明，看出陣中好些妙用。知道這座石峰乃入陣頭一關，而陣中一切埋伏禁制，也必就着這大小數百座石峰的天然形勢設施。照理本應避開正面，由峰側斜穿過去。可是等快行近峰側，無心中發現那峰由側面看，宛如一隻飢餓撲食的惡狗，忽然觸動靈機，想起眼前所看石峰，各有象形，以犬形居多。暗忖：「前面邪霧瀰漫，籠罩數百里，祇有當門諸峰可見，陣中虛實，難於窺測。前行，祇憑以前所諳各派陣法臆度，此峰形如惡狗橫立，狗的頭、爪俱都斜朝向後，其勢不對。來路卻與右側後面一座犬形之峰若相呼應，地名又叫天狗坪。並且所有石峰，俱都隱蔽，獨此大小十數峰現出真形，又是以各人目力的高低，來分析所見多寡，頗似故意現出門戶破綻，引人入伏情景。莫要中了他的詭計？」念頭一轉，便不再進。

易靜重又仔細觀察，果然體會出：所有大小石峰相互呼應，奔赴迎湊，前後相連，氣脈一貫。那隱在霧中的不曾見到，雖不可知，就眼前所見寥寥十數峰，便不是個平常陣法，中藏好些變化。如照預計前行，再進不遠，必將觸動埋伏，就說不致失陷，也非將敵人驚動不可。一經主持人行法催動，起了變化，由此起步步荊棘，動輒遇險，想要平安到達宮前，真是難如登天。駭異之餘，估量前面石峰既是誘敵之策，那麼可以通行之路必在相反一方。反正不免涉險，何不姑試爲之，看還藏有別的變化與否。想了想，立即變計。正要由右側狗的後身繞峰而過，忽聽峰上有人對答，忙即立定，側耳偷聽。一個道：「你看峨眉派何等欺人，開府早過，已將百日，至今還未有人前來賠罪。師父當年何等性暴，怎麼如今法力日高，反倒懦弱膽小起來了？」一個道：「聽師父口氣，也並非是懦弱膽小怕事，祇因峨眉那些狗道氣運正盛，師父四九重劫將臨，但能過去，挽回一點顏面，便不願樹此強敵。不過忍辱也有限度，真要他們銅椰島事完，過了百天還無人來，令他難堪時，說不定也祇好和敵人翻臉了。」前一人冷笑道：「你祇和師父一樣怕惹事，大家都勸師父和狗道們絕交，你卻一言不發。如今相隔百日之期還有幾天，人家祇置之不理。我們不早派人下書問罪絕交，捱滿百日仍無人來，我看師父對衆門人如何說法？要是敵人講交情，早就派人來了，分明逞強，目中無人罷了。」後一人笑道：「洪師兄，不是我說，最好還是雙方不結仇的爲妙。你祇顧和雷師兄一樣，聽人說得天花亂墜，恨不能慫恿師父往峨眉問罪，迫令獻出前來冒犯師父的三女弟子，擒回山來，盡情處治，稍有不合，便將峨眉師徒多人全數殺死，毀滅凝碧仙府，任性慾爲，方可快意。你想這事能做得到麼？就照他所說，峨眉的幾個勁敵，如軒轅、兀老之類能爲我助，不比敵人

勢弱，也不過是乘掌教諸人閉洞參法，無暇兼顧，遇便殺傷他幾個門人，由此仇怨相尋，永無休歇，還能再有別的好處麼？」

姓洪的大怒道：「你怎沒出息，說出這類無恥話來？實對你說，我已和姚、雷諸師兄約定，特意討令把守陣門。漫說敵人驕狂無禮，百日之內不會有人來此賠罪，就有人來，也必背着師父運用陣法，阻他入見。來人再不識趣，不肯服我教訓，便將他困入陣內，過了百日，便即拿他開刀，先出這口惡氣。那時師父再想忍氣苟安，勢所不能。你如事前泄露機密，誤了我的大事，休怨我三人沒有同門情分，與你不肯甘休。」後一人又道：「事情我早看透，你和姚師兄以前非誤交惡人，也不致有今日。現在雷師兄又步你二人後塵，反倒變本加厲。可見定數難移，無可解免。盡管忠言逆耳，但我只是盡心，聽否全在你們自己。便對師父，也祇把心盡到。我昔年誤入邪教，中途悔過，偏又無門可入。以爲師父雖也旁門，除縱容門下不免偏私外，並無惡行。近年又與諸正教中人交好，四九重劫一過，地仙位業，並非無望。所以望門投止，苦求收錄。現既行迹日非，不納忠言，遲早禍及。我已百死之餘，劫後餘生，自不願相與同盡，祇等雙方仇怨一成，我便避去。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，誰管你們閒賬？休看我入門較晚，位分是師弟，如論法力，就你爲首三人同與我鬥，也未知鹿死誰手。不過我現已痛改前非，不願重施昔年故技罷了。你恐嚇我，有甚用處？師父此陣，費了數年心力，誠然神妙，用來防妖屍，尚且難料；你想用以阻擒峨眉來人，可知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齊真人新近開府，正教行見昌明，以他爲人，門人在外冒犯尊長，雖由妖婦蒲妙妙一人而起，事出無知誤會，終須把禮盡到，不等百日必有人來。可是如此延遲，不是算出我們要與爲難，事前煉法，預爲戒備，因而耽延，便是另有盤算。我料這九進一退的反正五行門戶決瞞不了人家。師父現正入定，你祇能運用前半陣勢。我此時已有預兆，祇不肯說出而已。來人要是知悉陣中微妙，避開正五行犬牙交錯之勢，經由後尾左轉，繞向後面犬脊，再以九退一進之法，見峰如前繞行，直達神宮，去見師父，又當如何？」說時，語聲粗暴。姓洪的妖徒似爲所懾，空自忿怒，未敢再逞暴性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文便知分曉。